

安娜·卡列尼娜

(下)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杨 楠 译



I512.44

1403

(2)

著大系

安娜·卡列尼娜

(下)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杨 楠 译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第五部

—

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原来认为，在大斋期之前不可能举行婚礼，因为到大斋期只剩下五个礼拜了，要在这期间置办嫁妆，连一半也来不及，但她又不能不同意列文的意见，大斋期之后举行婚礼又太晚了，因为公爵的一位老姑母病重，恐怕将不久于人世，一旦服丧，婚期将往后推。因此，公爵夫人决定把嫁妆分成大小两份，同意在大斋期之前举行婚礼。她决定先办齐小份嫁妆，大份嫁妆以后补送。列文一直没有正儿八经地答复是否同意这样做，这使公爵夫人大为生气。这对年轻人只等婚礼完毕马上就要到乡下去，那里大份嫁妆的东东西西根本不需要，这样，公爵夫人的主意就显得更加妥当了。

列文依旧处于神魂颠倒之中。他觉得他和他的幸福就是全部生活的主要目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目的。现在他什么也不用考虑，什么也不用操心，现在和将来一切都有人替他料理。对未来的生活，他甚至毫无计划和目标。他听任别人作主，相信一切都会妥善安排的。哥哥科兹内舍夫·奥布隆斯基和公爵夫人都会指点他应该做什么。他只要对人家的一切建议表示同意就行了。哥哥替他筹钱，公爵夫人要他结过婚就离开莫斯科，奥布隆斯基劝他出国。他什么都同意。“只要你们高兴，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我很幸福，不管你们怎么办，我的幸福都不会受影响。”他想。当他把奥布隆斯基劝他们出国的主意告诉吉娣时，使他大为吃惊的是吉娣不同意，她对他们的未来生活有自己一套打算。吉娣知道，列文在乡下有自己心爱的事业，但她，据他所知，不仅不理解这种

事业，而且也不愿去理解。但这并不影响她认为这事业是很重要的。她知道他们的家将安在乡下，并不想到他们不打算长期生活的国外去，而要到他们安家的地方去。她这种明确表示的意向使列文感到惊奇。但是他认为到哪儿去都无所谓，就立刻要求奥布隆斯基到乡下去一次——仿佛这是他不可推诿的责任，——凭他绰绰有余的审美情趣把那里的一切都布置好。

“我倒要问你，”奥布隆斯基在乡下为新婚夫妇的来到把一切都安排妥当返回之后，有一天对列文说：“你有过做忏悔的证书吗？”

“没有。怎么啦？”

“没有这个证书就不能结婚。”

“哎呀呀！”列文叫起来。“我恐怕有八九年没有领圣餐了。我根本想都没想到。”

“真是好样的！”奥布隆斯基笑着说，“可你还说我是虚无主义者呢！这样不行。你得去领圣餐。”

“什么时候？只剩下四天了。”

这件事也由奥布隆斯基替他作了安排。列文开始领圣餐。像列文这种不信教的人，虽然尊重别人的信仰，但参加各种宗教仪式是很痛苦的事。现在，当他对一切都充满感情，心肠很软的时候，要他装腔作势，不仅很痛苦，简直是不可能的。可是在这大喜的日子里，他却不得不撒谎，或者亵渎神明。这两件事他都办不到。他几次三番问奥布隆斯基，不领圣餐能不能得到证书，奥布隆斯基都说不行。

“两天功夫，这对你算得了什么？何况司祭是一位十分可爱的通情达理的老头儿。他会为你不知不觉地把这颗病牙拔掉的。”

列文站着做第一遍礼拜时，竭力想恢复他十六七岁少年时代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但他立刻相信，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试图把这一切看成是毫无意义的风俗习惯，像礼节性访问一样，但觉得这也绝对办不到。列文对宗教的态度，也像他同时代的多数

人一样，摇摆不定。他不信教，但也不能肯定这一切全都是荒谬的。因此，他既不能相信他所做的事的意义，也不能像例行公事那样漠然处之。在这领圣餐的全部时间里，他因为做着他自己也不理解的事，做着如他心内所提示的虚伪不好的事而感到羞耻和不安。

在做礼拜的时候，他一会儿听着祈祷，竭力用不违反他观点的意义来理解它，一会儿觉得他不能理解，并应加以谴责，就竭力不去听它，而沉湎于自己的思索、观察和回忆之中。他无聊地站在教堂里，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他做了日祷、晚祷和夜祷。第二天起得比平常早，不喝早茶，早晨八点钟就上教堂去做早祷和忏悔。

在教堂里，除了一个乞讨的士兵、两个老婆子和几个教堂执事人员外，还没有别的什么人。

一个年轻的助祭，穿着一件薄薄的法衣，法衣下两片肩胛骨十分突显，走过来迎接列文，然后走到靠墙的小桌旁，开始念祈祷文。当助祭念祈祷文的时候，特别是迅速重复着“上帝怜悯”——听上去好像在说“饶恕，饶恕”——的时候，列文感到他的思想封锁起来了，贴上了封条，此刻不能触动它，否则会引起混乱，因此他站在助祭后面，不去听它，也不理会它，只管继续想自己的心事。“她手上的表情真是太丰富了，”他记起昨天他们坐在角落里那张桌子旁的情景，心里想。在这种时候，他们照例是无话可说。她把一只手放在桌上，不断地张开又捏拢。她看着这动作，自己也笑了。他想起他怎样吻了吻这只手，然后仔细看着这粉红色手掌上错综的脉纹。“又是饶恕”，列文想，同时画着十字，鞠着躬，望着正在行礼的助祭背部肌肉的活动。“她接着拿起我的手察看纹路。‘你的手真可爱，’她说。”他想到这里，看看自己的手，又看看助祭短小的手。“是的，这会儿快完了，”他想。“不，看来又从头念起了，”他听着祈祷文想。“不，要结束了。瞧，他已经一躬到地，结束前总是这样的。”

助祭从绒布袖口里伸出一只手，悄悄地接过一张三卢布的钞票，说他要吧列文的名字记下来。接着就精神抖擞地用他的新靴子咯咯地踩响空旷的教堂的石板，走上祭坛。过了一会儿他从那里张望，招手叫列文过去。到这时为止一直被压抑着的思想又在列文的脑袋里活动起来，但他连忙把它驱散了。“总会了结的，”他想着向读经台走去。他走上台阶，向右转弯，看见了神甫。神甫是个小老头儿，留着稀疏的灰白大胡子，生着一双疲劳的和善眼睛，站在读经台旁，翻着圣礼书。他向列文微微点点头，立刻用惯常的腔调念起祈祷文来。他念完祈祷文，一躬到地，脸转向列文。

“基督降临，不显形迹，正在听取您的忏悔。”他指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说。“您相信圣教徒会的全部教义吗？”神甫继续说，眼睛不看列文的脸，双手在圣带下合拢起来。

“我怀疑过一切，现在仍然怀疑一切。”列文用他自己听来都觉得讨厌的声音说，说完便住口了。

神甫等了几秒钟，看他还有没有什么说的，接着闭上眼睛，用弗拉基米尔口音急急地说：

“怀疑是人类天生的弱点，但我们应当祈求仁慈的上帝增强我们的信心。您有什么特别的罪孽？”他一刻也不停地说，仿佛尽量不浪费时间。

“我的主要罪孽是怀疑。我怀疑一切，大部分时间都处在怀疑之中。”

“怀疑是人类天生的弱点，”神甫重复说。“那么您主要怀疑什么呢？”

“我怀疑一切。有时我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列文情不自禁地说，接着又为这样的亵渎而感到惶恐。但列文的话对神甫似乎没有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

“怎么可以怀疑上帝的存在呢？”他露出一丝笑意说。

列文没有作声。

“您明明看见大地上创造出来的万物，怎么还能怀疑造物主的存在呢？”神甫用习惯成自然的腔调又急急地说。“是谁用星星来装饰天空的？是谁把大地打扮得如此美丽？没有造物主怎么行呢？”他用询问的目光对列文瞧了一眼，说。

列文觉得同神甫争论哲学问题是不得体的，因此只就他的问题作了回答。

“我不知道。”他说。

“您不知道吗？那您怎么怀疑上帝创造万物呢？”神甫带着快活的困惑说。

“我一点也不明白。”列文涨红了脸说，觉得他的话很愚蠢，在这种情况下说这种话实在愚蠢。

“祷告上帝，恳求上帝吧！就是神父也会有怀疑，也恳求上帝增强他们的信心呢。魔鬼的力量很大，我们一定要抵抗它。祷告上帝，恳求上帝吧！”他匆匆地重复着。

神甫沉默了一会儿，仿佛在思考。

“我听说您准备同我教区的教民和忏悔者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是吗？”他微笑着又说。“一位出色的姑娘！”

“是的。”列文回答，为神甫脸红。“在忏悔的时候他问这个干什么？”他想。

神甫仿佛猜透了他的心事，回答说：

“您准备结婚，上帝也许将赐给你子孙后代，是不是？啊，魔鬼诱使您不信神，要是您不能战胜心中魔鬼的诱惑，那您能给您的孩子们什么教育呢？”他用婉转的责备口气说。“要是您爱您的孩子，您作为一个慈父，就不仅希望您的孩子荣华富贵，还希望他们得救，希望真理的光辉能照耀他们的心灵，是不是啊？要是天真无邪的孩子问您：‘爸爸！土地、江河、太阳、花草，世界上这一切使我喜爱的东西是谁创造的？’那您怎么回答他呢？难道对他说‘我不知道’吗？既然上帝出于大恩大德向您展示了这一切，您又怎么能说不知道呢？也许您的孩子会问您：‘在阴间什么在等

着我呀?’如果您什么也不知道，您怎么对他说呢？您让他去受尘世和魔鬼的诱惑吗？这可不好啊！”他说着停住了，侧着头，用那双和善的眼睛望着列文。

列文此时什么也没有回答，倒不是因为他不愿同神甫争论，而是因为至今还没有人向他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到将来孩子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还会有时间来考虑怎样回答。

“您进入人生的这一时刻，”神甫继续说，“您要选择道路，坚定地走下去。祷告上帝，凭主的仁慈帮助您，怜悯您，”他结束道。“愿我主上帝，耶稣基督，以其爱人的恩典饶恕这个儿子吧……”神甫念完赦罪文，给他祝福一番，就放他走了。

那天回家后，列文感到非常高兴，因为结束了那种尴尬局面，而不用撒一句谎就结束了。此外，他还依稀记得，这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说的话，并不像起初他所想象的那么愚蠢，不过他的话里还有一些地方需要弄个明白。

“当然不是现在，”列文想，“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列文现在空前深切地感到，他的灵魂里有些不明白不干净的地方，他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像别人一样，可是以前他就因此反对人家，还责备过他的朋友斯维亚日斯基。

那天晚上，列文同未婚妻一起在多丽家里度过，感到特别愉快。他把他的愉快心情告诉了奥布隆斯基。他说他快活得像一头受过训练的狗，终于能领会人家要它做的事，尖声叫着，摇着尾巴，心花怒放地跳上桌子和窗台。

二

举行婚礼那天，列文按照风俗（公爵夫人和达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坚持要严格遵守一切风俗），事先不跟未婚妻见面，却同在他所住的旅馆里邂逅的三个单身朋友一起吃午饭：一个是科兹内舍夫；一个是列文的大学同学卡塔瓦索夫，现在是自然科学教授，列文在街上遇见他，就把他拉到旅馆里来；一个是男侯相奇里科夫，现任莫斯科调解法官，也是列文的猎熊朋友。这顿饭吃

得很快活。科兹内舍夫情绪特别好，很欣赏卡塔瓦索夫别出心裁的玩笑。卡塔瓦索夫发觉他的玩笑得到重视和理解，便更加起劲发挥。奇里科夫则总是快乐而友善地参加各种谈话。

“你们看，”卡塔瓦索夫说，由于讲台上讲课养成的习惯，说话拖长字句。“我们的朋友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以前是个多么能干的人啦！我说的是过去的他，因为现在他已经不是这样的人了。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爱好科学，为人通情达理。现在呢，他的一半才华用来欺骗自己，另一半则用来为这种欺骗辩解。”

“比您更坚决反对结婚的人，我从来还没有见过。”科兹内舍夫说。

“不，我并不反对。我赞成劳动分工。那些什么事也不会做的人就只好两人，其余的人就得促进他们的教养和幸福。这就是我的看法。把这两种行当混为一谈的大有人在，可我不在其内。”

“有朝一日要是我知道您也在恋爱了，我将多么高兴啊！”列文说。“到时候您可一定要请我喝喜酒。”

“我已经在恋爱了。”

“是的，你爱上墨鱼了。你知道吗，”列文转过来对哥哥说，“米哈伊尔·谢苗内奇在写一本营养学著作……”

“嗨，别胡扯了！写什么都无所谓。问题是我的确爱上了墨鱼。”

“但是它不会妨碍您爱妻子。”

“它倒是不会妨碍，可是妻子要妨碍我呀。”

“为什么？”

“您会明白的。您现在爱农业，爱打猎，可是您往后等着瞧吧！”

“阿尔希普今天来过了，他说塘村那边有许多驼鹿，还有两头熊。”奇里科夫说。

“哎，我不去，你们去打好了。”

“哦，这倒是真的，”科兹内舍夫说。“今后打熊这件事就没有你的份了，妻子不会让你去的！”

列文微微一笑。一想到妻子不会让他去打猎，他觉得挺好玩

的，他情愿从此放弃猎熊的乐趣。

“不过，您不参加打这两头熊，毕竟很可惜。您还记得上次在哈比洛夫的事吗？那次打猎多有趣呀！”奇里科夫说。

奇里科夫认为不结婚也很快活，列文不愿扫他的兴，因此没有说什么。

“同单身生活告别的风俗不是没有道理的，”科兹内舍夫说。“不管您如何幸福，您总不能为失去自由而惋惜吧？”

“您承认您有果戈里笔下的新郎那种心情，想从窗口跳下去吧^①？”

“想必有的，就是不肯承认罢了！”卡塔瓦索夫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好哇，窗子正开着……我们现在就到特维尔去吧！有一头母熊在，可以直捣它的巢穴。真的，坐五点钟的班车去！这里的事让他们去办。”奇里科夫笑嘻嘻地说。

“说句实话吧，”列文笑着说，“我心里可没有为失去自由感到惋惜！”

“不错，您心里现在一片混乱，什么感觉也不会有，”卡塔瓦索夫说。“等您稍微冷静一点，您就会感觉到了！”

“不，尽管有了感情（他不好意思当着他们的面说爱情）和幸福，丧失自由毕竟是可惜的，我多少总应该有点感觉呀……可是正好相反，我还因为失去自由而高兴呢！”

“糟糕！你这人真是不可救药！”卡塔瓦索夫说。“来吧，我们来为他干一杯，祝他恢复健康，或者祝他梦想成真，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梦想成真也好。即使这样也是世上最大的幸福了！”

饭后，客人们很快就走了，以便赶回去换衣服参加婚礼。

列文独自留下来，回想着这些单身汉的谈话，再一次问自己：他心里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因为丧失自由而感到惋惜？想到这个

① 参看果戈里的剧本《结婚》。

问题，他微微一笑。“自由吗？要自由干什么？幸福就在于爱情和希望，希望她所希望的，想她所想的，这就是幸福。根本用不着什么自由！”

“可是我了解她的思想、她的愿望、她的感情吗？”突然有一个声音在低声问自己。他的笑容消失了。他沉思起来。一种奇怪的感情支配了他。他产生了恐惧和怀疑，怀疑一切。

“万一她不爱我怎么办？万一她只是为结婚而同我结婚怎么办？万一她连自己也不知道她的所做所为怎么办？”他问自己。“她也许会清醒过来，直到结婚才明白她并不爱我，也不可能爱我。”于是他心里对她产生一种古怪的、不好的想法。他像一年前那样嫉妒她同弗龙斯基的关系，仿佛他看见她同弗龙斯基在一起的那个夜晚就是昨天的事。他怀疑她没有向他坦白一切。

他霍地跳起来。“不，不能这样下去！”他绝望地自言自语。“我要到她那儿去，问问她，最后一次对她说：我们两人都是自由的，我们的关系是否到此为止？不论怎样总比一辈子的不幸、耻辱和不贞要好！”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怀着对一切人、对自己和对她的憎恨，走出旅馆，坐车到她家里去。

他在后屋里找到了她。她正坐在箱子上，一边挑着散满椅背和地板上的五颜六色的衣服，一边在吩咐侍女什么事情。

“喂！”她一看见他，立刻容光焕发，叫了起来。“你怎么来的，您怎么来的（最近几天她同他说话时而称‘你’，时而称‘您’）？真没想到！我在清理我姑娘时期的衣服，准备送给别人……”

“噢！这很好！”他阴郁地望着侍女，说。

“杜尼亚莎，你出去一下，我回头再叫你，”吉娣说。“你怎么了？”等侍女一出去，她便毅然以“你”相称。她发现他脸色异常，显得激动、阴郁，看了叫人害怕。

“吉娣！我很苦恼。我一个人无法承受这样的苦恼。”他带着绝望的语气说，站在她面前，用恳求的眼神望着她的眼睛。他从她那含情脉脉的、诚恳的脸上看出，他想说的话是不会有什

果的，但他还是要她亲口来消除他的疑虑。“我是来说，现在还来得及。事情还可以取消，挽回。”

“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你怎么啦？”

“我说过一千遍，我不能不想的是……我配不上你。你不可能答应同我结婚。你想一想吧！你做了错事。你好好想一想吧！你不可能爱我的……要是……你最好说出来，”他没有望着她，说。“我会痛苦的。人家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不论怎样总比不幸好……趁现在还来得及……”

“我不明白，”她惊恐地回答，“是不是你想取消……你不愿意了？”

“是的，要是你不爱我的话。”

“你疯了！”她气得满脸通红，叫起来。

但他的脸色是那么可怜，她不由得忍住怒气，扔掉扶手椅上的衣服，挨着他坐下来。

“你在想些什么？全都说出来。”

“我想你是不可能爱我的。你怎么会爱我这样的人呢？”

“我的上帝！叫我怎么办啊？……”她说着眼哭起来。

“哎，我在干什么呀！”他叫道，在她面前跪下来，吻着她的双手。

过了五分钟，公爵夫人走进房来，看见他们已经完全和好了。吉娣不仅使他相信她爱他，甚至解答了他的问题：她为什么爱他。她告诉他，她爱他是因为她完全了解他，因为她知道他喜爱什么，因为他所喜爱的一切都是好的。他也觉得这一切都是十分清楚的。公爵夫人进来的时候，他俩并肩坐在箱子上，整理衣服，并且争论着。吉娣要把列文上次向她求婚时她穿的那件咖啡色连衣裙送给杜尼亚莎，而列文则坚持这件衣服不能送给任何人，她可以把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送给杜尼亚莎。

“你怎么不明白？她是个黑头发姑娘，穿蓝色衣服不合适……我什么都考虑过了。”

公爵夫人知道他来访的原因以后，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生起气来，叫他立刻回家去换衣服，不要妨碍吉娣梳头，因为理发师沙尔里马上就要来了。

“她这几天本来就没有吃什么，人都瘦了，可你还要拿你那些蠢话来伤害她，”公爵夫人对他说。“走吧，走吧，我的宝贝！”

列文回到了旅馆，感到内疚、羞愧，但心里很踏实。他哥哥、多丽和奥布隆斯基全都穿戴好了，正等着他，准备拿圣像给他祝福。再不能耽搁了。多丽还得回家去接她那个卷过头发、搽过发油的儿子，他将拿着圣像伴送新娘一起走。然后还得派一辆马车去接男侯相，另外一辆送走科兹内舍夫后再回来……总之，要办的琐事还真不少。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能再磨蹭，已经六点半了。

圣像祝福仪式很不像样。奥布隆斯基同妻子并排站着，摆出一副煞有介事的可笑姿势。他拿着圣像，叫列文一躬到地，带着友善的、嘲弄的微笑吻了他三次。多丽也这样做了，接着她又匆匆走去调派马车，这可是件麻烦事。

“嗯，现在我们就这么办：你坐我们的马车去接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要是同意，请他到了以后把车打发回来。”

“好，一定照办。”

“我们同他一起立刻就来。东西送去了吗？”奥布隆斯基说。

“送去了。”列文回答，接着吩咐库兹马把他的衣服拿来。

三

一大群人，其中多数是妇女，聚集在即将举行婚礼的灯火辉煌的教堂周围。那些没能挤进教堂的人都堵在窗口，拥挤着，争吵着，透过窗栏往里面张望。

已经有二十多辆马车，在宪兵的指挥下沿街排列。一个警官穿着闪闪发亮的制服，不顾严寒，站在教堂入口处。马车络绎不绝，一会儿是头上戴花、身穿拖地长裙的女士们，一会儿是脱下军帽或黑色礼帽的男士们，陆续走进教堂。教堂里面，两盏枝形吊灯光亮夺目，圣像前的全部蜡烛也点上了。圣像壁红底上的镀

金、圣像的金色浮雕、枝形大吊灯和烛台上的银饰、地上的石板、垫毯、唱诗班台上的神幡、读经台的台阶、陈旧发黑的经书、神甫和助祭的法衣，一切都沐浴在灯光里。在暖和的教堂右边，在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和花缎、天鹅绒、绸缎、头发、鲜花、裸露的肩膀手臂和戴长手套的人群中间，传出压低声音的热烈谈话，谈话声在高高的圆屋顶下异样地回响着。每当教堂门打开发出尖锐的响声时，人群中的说话声便静了下来，大家回过头去，希望看到新郎新娘进来。门开了差不多有十次以上，每次不是走到右边来宾席的迟到的客人，就是欺骗或者说服警官混到左边人群里的观众。亲友和观众都等急了。

起初大家以为新郎新娘马上就要来了，没有去想他们为什么会迟到。接着大家越来越频繁地朝门口张望，谈论着会不会出什么事。后来大家为新郎新娘的迟到越来越感到不安，但都装着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样子，径自谈着话。

大辅祭似乎要提醒别人他的时间很宝贵，不耐烦地咳嗽着，咳得窗子的玻璃都颤动了。唱诗台上的唱诗班等待得有点心烦，发出练嗓子和擤鼻涕的声音。神父一会儿派执事，一会儿差助祭去看新郎来了没有。他自己穿紫色法衣，束着宽腰带，也不断走到侧门去等待新郎。终于有一位太太看了看手表说：“这真是怪事！”于是来宾个个感到不安，开始大声表示惊奇和不满。一个侯相乘车去探听消息。这时吉娣早已准备就绪。她身穿雪白的连衣裙，披着长纱，头戴香橙花冠，同一位女主婚人和二姐纳塔利娅一起站在谢尔巴茨基家的客厅里，眼睛望着窗外，等男侯相来通知新郎去教堂的信息，已经白白等了半个多小时了。

这当儿，列文穿好长裤，但没有穿背心和燕尾服，在旅馆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时把头伸出门外，向走廊里张望，可是在走廊里始终没有出现他所等待的人，只好绝望地回来，挥动双手，同悠然自得地抽烟的奥布隆斯基说话。

“有谁遇到过这种尴尬的局面啊！”他说。

“是的，真糟糕，”奥布隆斯基温和地微笑着表示同意。“不过你放心好了，马上就会来的。”

“不，怎么搞的！”列文克制着怒火说。“还有这种该死的敞胸背心！不行啊！”他望着身上衬衫揉皱的前襟，说。“要是行李已经送上火车怎么办？！”他绝望地叫道。

“那我就穿我那件好了。”

“早就该这么办了。”

“招人笑话可不好啊……等一下！会解决的。”

事情是这样的：当列文要换衣服的时候，他的老仆入库兹马拿来了燕尾服、背心和其他必要的东西。

“衬衫呢？”列文叫起来。

“衬衫在您身上，”库兹马平静地微笑着回答。

库兹马没有想到应该留下一件干净的衬衫，他听到吩咐要把全部行李收拾起来送到谢尔巴茨基家——新婚夫妇今晚要从那里到乡下去，——就把东西收拾好了，只留下一套礼服。列文的衬衫从早晨穿起，已经皱了，跟时髦的敞胸背心不相配。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取吧，路又太远。他就差人到店里去买一件。仆人说，店铺都关门了，因为是礼拜天。派人到奥布隆斯基家去借，可是借来的衬衫又宽又短，不能穿。最后只得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拆行李。大家都在教堂里等新郎，而新郎却像关在笼中的野兽，在屋里踱来踱去，不断地向走廊里张望，又恐惧而绝望地回想着他对吉娣说过的话，不知道她现在有什么想法。

终于惶恐万分的库兹马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屋子里。

“刚刚赶上。他们正在往大车上搬呢，”库兹马说。

过了三分钟，列文怕触痛创伤，连表也不看一下，就拔腿穿过走廊跑去。

“用不着这么急，”奥布隆斯基不慌不忙跟在他后面，笑眯眯地说。“会解决的，会解决的……我对你说。”

四

“来了!”“就是他!”“哪一个呀?”“那个年轻些的，是吗?”“瞧她，我的宝贝，可把她急坏了!”当列文在门口迎接新娘，同她一起走进教堂时，人群里议论纷纷。

奥布隆斯基告诉妻子迟到的原因，客人们微笑着低声交头接耳。列文简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新娘。

大家都说最近这几天吉娣憔悴多了，戴着花冠远没有平时好看，但列文没有这样的感觉。他望着她那披着白色长纱、戴着洁白鲜花的梳得高高的头发，她那像少女一般遮住长脖子两侧和后颈、只露出前面部分的高耸的打褶领子，以及她惊人纤细的腰身，觉得她比什么时候都迷人，——并非因为这些花、这长纱、这件从巴黎定制的连衣裙增添了她的美，而是因为她那可爱的脸蛋、她的眼神和嘴唇的表情始终显得纯洁无邪、诚挚动人而与众不同，远远胜过了华丽的服饰。

“我还以为你想逃走呢。”她说，对他嫣然一笑。

“我干了一件傻事，简直不好意思说呢!”他红着脸说，看到科兹内舍夫走过来，只好去招呼他。

“你的衬衫事件真有意思啊!”科兹内舍夫摇摇头，笑嘻嘻地说。

“是啊，是啊。”列文随口回答，没有听清对他说的什么。

“喂，科斯佳，现在得决定一下了，”奥布隆斯基装出惊惶的样子说，“有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你只有到现在才能理解。别人问我：要用点过的蜡烛还是没有点过的蜡烛？相差十个卢布，”他笑得噙起嘴唇，添加说。“我已经决定了，就是怕你不同意。”

列文明白这是开玩笑，但他笑不出来。

“到底怎么办？用没有点过的蜡烛还是用点过的蜡烛？问题就在这里。”

“对，对！用没有点过的蜡烛。”

“啊，我很高兴，问题解决了！”奥布隆斯基笑着说。“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傻事都可以干出来的！”当列文手足无措地对他瞧了瞧，向新娘走去时，奥布隆斯基对奇里科夫说。

“记住，吉娣，首先踏到垫子上。”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过来说。“您这人真好！”她对列文说。

“怎么样，不害怕吗？”老姑母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你不冷吧？你的脸色这样白。等一下，把头低下来！”吉娣的二姐纳塔利娅说，她举起她那圆润美丽的手臂，笑盈盈地地理了理吉娣头上的鲜花。

多丽走过来想说什么，可是说不出，哭了起来，接着又不自然地笑了起来。

吉娣也像列文一样目光茫然地望着大家。不论别人对她说什么，她总是只能报以幸福的微笑。这种微笑现在对她来说是很自然的。

这时候，神职人员纷纷穿上法衣，神甫和助祭走到靠近教堂入口处的读经台上。神甫转身对列文讲了一句话，列文却没有听清楚。

“您拉住新娘的手，把她领过去。”侯相对列文说。

列文好长时间没弄懂人家要他做什么。他们好一阵纠正他，几乎想撒手不管了，因为他不是伸错了自己的手，就拉错了吉娣的手。最后他才明白，不要改变位置，用自己的右手拉住吉娣的右手。等到他终于照规矩拉住新娘的手，神甫就在他们前面走了几步，在读经台旁站住了。一大群亲友窃窃私语，衣服发出窸窣声，跟着他们挪动。有人弯下腰来，把新娘的裙子拉拉挺。教堂里一片肃静，连蜡烛油滴落的声音也听得出来。

小老头神甫戴着法冠，银光闪闪的髻发在耳后分成两股，背上系着金十字架。他从笨重的银色法衣下伸出干瘪的小手，在读经台旁翻弄着什么。

奥布隆斯基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跟前，小声说了几句，向列文